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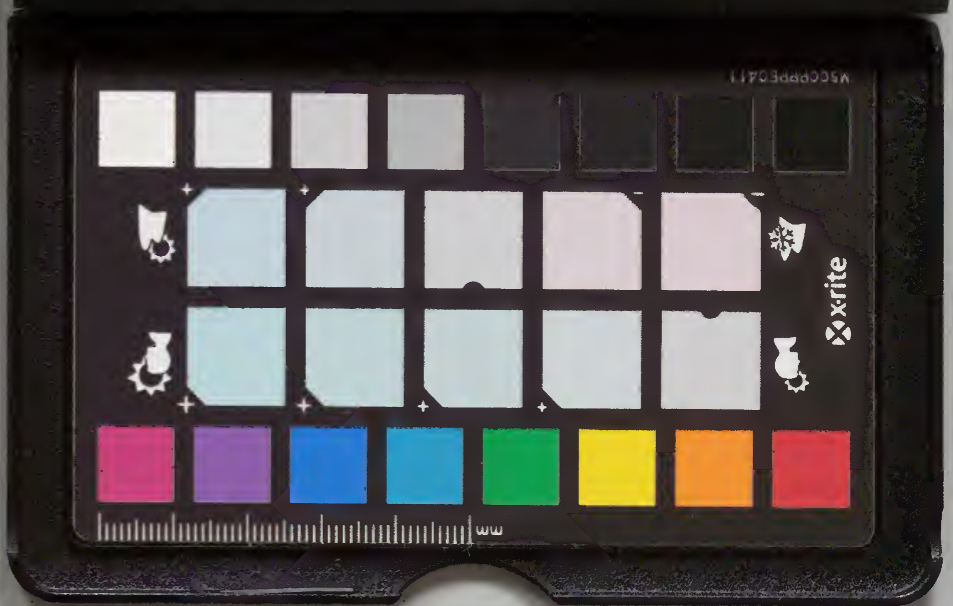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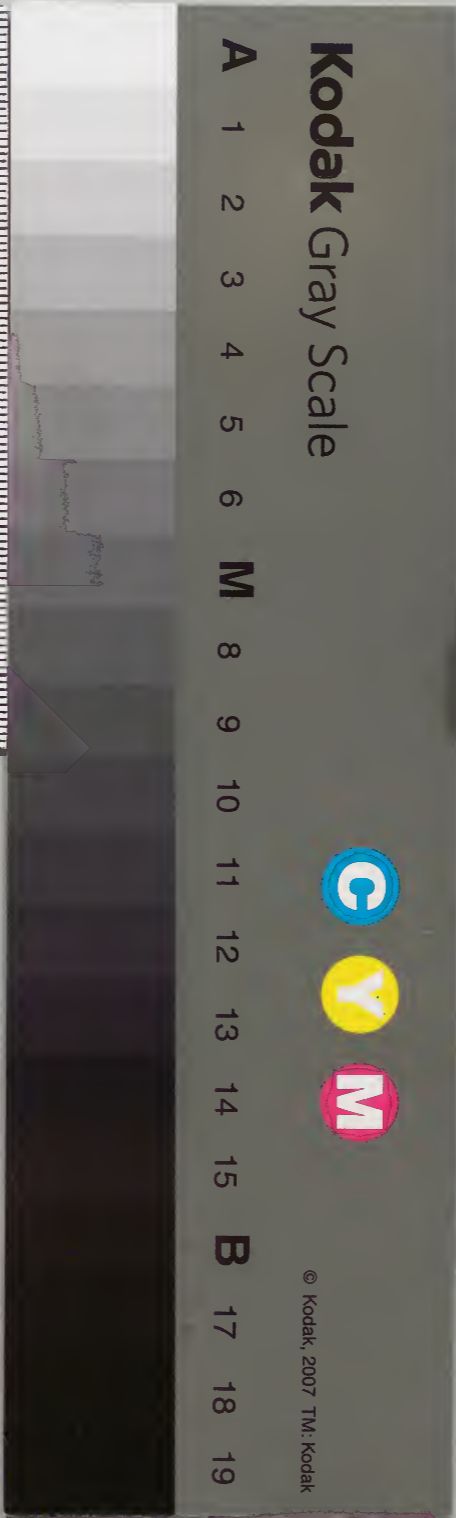
# 周禮集說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三冊	五架	五函	六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七三函	四二	漢
二二架	一三	書
	一五六	類

五才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56
冊數	13	( 5 )
函號	273	272





周禮集說卷第四

關中

劉儲秀

編補

縣師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

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居中焉鄭司農云四百里曰

縣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

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群吏而以詔廢

置

鄭氏曰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王

數同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  
疏曰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  
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遂  
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內向外而說  
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  
六家人民田萊之數者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  
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犖之  
稽者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六比則以攷群吏而  
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亦大察比戶口則考校主民  
之群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  
有過者廢退之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  
及馬牛車犖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之  
至

鄭氏曰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 疏曰若將有  
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  
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有  
戒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於司馬者司馬主將  
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  
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其庶衆已下云會其車人  
之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  
有卒伍云皆使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

物王載六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鄭氏曰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 疏曰言造

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

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

有不同云制其域者即疆域大小是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鄭氏曰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 疏曰

以郊內賦貢閭師徵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

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

遺人

中上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司農云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玄謂於物

有所饋遺 疏曰在此者素其職云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故與徵斂之官連類在此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

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鄭氏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

共之所謂餘其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

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羈旅過行路上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疏曰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爲揔目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揔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為恤民之艱阨之等也艱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以養老孤故司門一其財養死政之者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

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實客至郊與王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羈繫有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處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都上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

三處見凶荒其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

絡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鄭氏曰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 疏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而委積此經委積所陳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疏曰凡委積摠上文委積之事巡而比之較其多寡以時頒之則以預備其所需也

均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 疏曰均人在

此者案其識皆是均地之事故在此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鄭氏曰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疏曰均人所均地政已下摠

均畿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地守地職二者之稅使皆十一而出稅又均人已下力征之事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鄭氏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無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勢旬為均

疏曰此所均力政者即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馬車輦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

而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者公事也旬均也謂為事均用三日也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鄭氏曰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之困也財賦九賦也疏曰凶謂年穀不熟札謂天下疫癘則無此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廩人云不能二鬴之歲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鄭氏曰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

三年大比則大均

鄭氏曰有年無年太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闕

師氏

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同諫司教官之長  
司農引詩云檇維師氏一疏曰師氏在此者以其主教  
與地官掌十二教同故亦在此以其教國子有道藝故  
使中大夫尊官為之也其徒百有二十人者以其國子  
人多使後處眾故其徒多矣

掌以媿詔王

鄭氏曰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人以事  
而喻諸德者也疏曰媿美也師氏掌以前世美善之  
道以詔告於王庶王行其美道也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鄭氏曰德行內外之稱仕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  
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  
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  
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  
遠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  
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  
卿大夫之子第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  
長幼之道

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  
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徐仲車以之



愚謂孝行以親父母者曾子也友行以尊賢良者子貢也順行以事師長者非顏子乎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鄭氏曰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冢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 疏曰言師氏之官既知三德三行故居路門之左畫虎之處司察王朝若有善事可行者則前告王有司改為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鄭氏曰教之者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也子春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疏曰以其師氏知德行識其善惡得失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即王太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鄭氏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 疏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即上國之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鄭氏曰舉猶行也故書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 疏曰祭祀則郊廟及山川社稷會同亦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謂出畿外征伐王舉者

舉行也北敬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

聽治亦如之

鄭氏曰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 疏曰即上從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故云亦如之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

鄭氏曰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官也故書隸或作肆 疏曰使其屬者屬即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士二人并有府吏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使

四夷隸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并使蹕止行人故云且蹕也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鄭氏曰內列藩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 疏曰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

保氏

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書叙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疏曰保氏在此者以其佐師氏教國子是亦教官故在此既與師氏同教國子官與府史別者以其教國子雖同館舍別所故

置官有異

掌諫王惡

鄭氏曰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疏曰掌諫王惡者師氏掌三德三行以美道詔王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喻王王有惡則諫之故云掌諫王惡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鄭氏曰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諭之而後教之

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五射白矢參連剡注畫表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闕闕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疏曰此道即上師氏三德三行故鄭云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乃教之

六藝已下此乃保氏所專教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鄭氏曰闈宮中之門巷 疏曰言亦如之已上與師氏同從王之事其屬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其師氏守中門外此保氏守王闈門

司諫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 疏曰司諫在此者按其職云掌糾萬民之德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此官則正見萬民亦是教之義此官徒二十人無胥者

以得徒則子不假長帥上下文有徒無胥者皆此類故無胥也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鄭氏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 疏曰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德行也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可任於國事者按鄉大夫職云與賢者能者彼則賢能俱與此直云辨其能可任

於國事者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也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鄭氏曰因巡問勸強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 疏曰司諫攷鄉里之治者由上文巡問即察官民善不也

司救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 疏曰以禮

防禁人之過亦是教之類故在此

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鄭氏曰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衰惡

於罪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 疏

曰此經與下文二經為摠目也則云衰惡謂坐嘉石之

罷民不入園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以園土者也云而

誅讓之者即下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此

衰惡及過失皆去冠飾其過失者又使入園土耳云救

之者皆使困苦而令改惡從善是救之也

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

司空

鄭氏曰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衰

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  
焉以耻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之作也坐役之數  
存於司寇 疏曰此一經論表惡嘉石之罷民也云三  
讓而罰者凡欲治罰人者皆先以言語責讓之乃行治  
罰云三罰而士加明刑三罰既訖乃送司寇使朝士於  
外朝坐嘉石耻之云役諸司空者坐訖乃送司空使役  
之也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鄭氏曰圜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書日任之以事而放之  
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耻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  
忍刑之 疏曰此經論圜土之刑人云三讓而罰者亦

如上三度責讓乃治罰之三罰訖乃歸與司寇使納之  
圜土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  
惠

鄭氏曰天患謂災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賜恤之

調人

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疏曰調人者鄭云調猶和合也人相殺傷共其讎者此  
調人和合之在此者會赦之後設教使之相避是教官  
之類故在此

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鄭氏曰難相與為仇讎諸猶謂也 疏曰此一經與下經為摠目言萬民之難即下經凡和難已下是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鄭氏曰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 疏曰此謂非故心是過誤攻殺或傷於人者既非故心故其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鳥獸亦如之

疏曰亦謂過誤殺傷人之鳥獸若鷹隼牛馬之屬亦以民平和之按今殺人傷人牛馬之等償其價直耳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

鄭氏曰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 疏曰父之讐辟諸海外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讐也是以父之讐辟之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別國即得云君之讐眡父者謂同國人殺君眡猶比比父亦辟之海外云師長之讐眡兄弟者師長謂見受業師與兄弟同云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者此經畧言其不

同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仲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其用絕履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為斷也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為無子復無親於己者故據已親踈為遠近若有子及親於已則自從親為斷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鄭氏曰讐人不肯辟復讐者瑞節玉節刻圭也不從王命故王以瑞節與調人使執而治其罪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

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 疏曰有反殺者反復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故鄭云欲除害弱敵也云邦國交讐之者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讐之故云邦國交讐之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  
鄭氏曰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而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讐也使之不同國而已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氏曰不可成者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令二十石以令解仇怨



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玄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 疏曰言鬪怒則是言語忿爭未至毆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故鄭云鬪怒謂辨訟也

媒氏

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氏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麴曰媒 疏曰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在此也

掌萬民之判

鄭氏曰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婦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 疏曰得耦為

合者始雖以萬民為主上至天子皆得耦為合主於萬民而言但士以上兼妾媵為異耳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 疏曰此經論媒

氏之官合男女必先知男女年幾故萬民之男女自三月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名以送與媒氏媒氏官得之以勘男二十女二十成配夫婦也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鄭氏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氏曰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姊不聘之者 疏曰云凡者以其此經摠說天子以下娶妻及媵之事故云凡以廣之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氏曰仲春陰陽交會之月順天時以成婚禮若猶及也於是時而男女相奔父母不禁與夫無喪禍之變而不用婚姻之令者則媒氏皆罰之司猶察也女無夫男無家而鰥寡不能自存者亦不待中春然後會也愚補昏不備禮之謂奔與記奔則為妾之奔同如此則

媒氏亦不禁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鄭氏曰嫁子以女家言娶妻以夫家言男女非投幣不交不親故入幣純讀緇兩讀亮其帛用純色以五兩為一束而不過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氏曰遷葬謂生時為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 疏曰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

殤男可知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鄭氏曰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  
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遁就之以聽陰訟之情  
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服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  
聽士司寇之屬詩云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  
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司市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疏曰按其職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其事治  
教即教官之類又市以聚人猶地之容衆故在此以其  
市官之長經紀事大故使下大夫尊卑為之也屬官及  
胥徒文衆也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鄭氏曰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 疏曰此經與下  
文為揔目云掌市之治者下文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  
者即此下文以次叙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是也  
政者即下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下文云  
以刑罰禁誣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也禁  
令者即下文云以賈民禁偽是也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鄭氏曰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經界也 疏曰司市之官以次叙二事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 愚見此即上經教也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鄭氏曰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 疏曰陳列也謂行列其廛肆而辨其物物異則市賈平故云平市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鄭氏曰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 疏曰司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貨細靡者但

物貨細靡人買之者多貴而無用令使籠物買之者少而賤使市賈不平今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均市也 愚見此即上經政也

以商賈阜貨而行市

鄭氏曰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農云布猶泉也或通貨在市賣之故貨賄阜盛而布泉得行故云阜貨而行布也

以量度咸賈而徵債

鄭氏曰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 疏曰量以量穀梁之等度以度布絹之等成定也二物以量度以定物價徵召也債買之物賈定則召買者來故云

徵債也 愚見此即上經量度也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鄭氏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遂矣鄭司農質劑月平 疏曰質劑謂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為券書結之使有信也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止訟也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

鄭氏曰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 愚見此即上經禁令也

以刑罰禁毆而去盜

鄭氏曰刑罰憲拘扑 疏曰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故

以刑罰禁越亂之人又去其相盜竊也 愚見此即上經刑也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鄭氏曰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 疏曰下文有泉府職掌於市之罰布之等藏之今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布物與民同行其貨而民無財者賒而予之後斂取其直故云同貨而斂賒也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鄭氏曰日昃昃日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

有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物極衆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 疏曰按下文市朝一夫各方百步就百步而分為三時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者據市亭置次與叙司市及賈師胥師聽事之處取其列行肆之處則居地多矣今經有三時之市不先言朝市夕市而先言日昃者據向市人多而稱大市故先言之此三市皆於一院內為之六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

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鄭氏曰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及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為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為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杜子春云奠當為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涖視也玄謂思當為司字聲之誤也 愚見此大治小治即上經市之治也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

叙

鄭氏曰期謂欲賣買期法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為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者實諸泉入及有遺忘 疏曰凡萬民之期於市有此已下三事有辟布者度量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則諸物行肆之所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鄭氏曰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 疏曰此謂在列肆遺忘闕失者吏各歸本肆使主識認取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鄭氏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微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後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鄭氏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 疏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其璽節餘物亦通而直云通貨賄者以物之貴及民之所用多者莫過貨賄故舉以

言之無妨餘物亦漏之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氏曰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之困也金銅無凶年

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疏曰凶荒謂年穀不熟札謂

疫病喪謂死喪恤其乏困故市無征也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

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有十二者工不得作費不得粥商不

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布兵

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

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 疏曰凡

偽飾之禁此與在民以下為摠目故言凡以廣之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 八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鄭氏曰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

播其肆也 疏曰附於刑者歸於士者此刑各有所對

言之市刑雖輕亦名為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為刑故

云附於刑歸於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遂士之屬其人

屬彼者名歸之使刑官斷之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帶

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鄭氏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狗扑也必罰幕轡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在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 黃氏曰抄曰夫人世子過市有罰亦可疑夫人世子無遊觀市井之理若出而經從何罪罰之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鄭氏曰市司司市也債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眾所在來物以債之 疏曰王與諸侯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內或在畿外皆有市則市司帥賈師而從以其知物賈故使從不帥賈師者賈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

質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氏曰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 疏曰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鄭彼註成平也此註質平也主平定物賈者故亦與司市在此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鄭氏曰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

婢也珍異四時食物 疏曰此質人若今市平準故掌成平市之貨賄已下之事

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鄭司穠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玄謂質劑者

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

珍異之物用短券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

而罰之

鄭氏曰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于市物之券也其券之

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為純純謂幅廣制謂

匹長也皆當中度量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甸郊二甸野三甸都三月邦國基期

內聽期外不聽

鄭氏曰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日來則治之後期則

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

也都大都小都

廛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曰廛人掌斂市之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五種之

泉入于泉府故與司市連類在此也

掌斂市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

鄭氏曰布泉也鄭司農云斂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

總當為僂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玄謂總讀如祖總之  
總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  
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  
賄諸物邸舍之稅

丹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王府

鄭氏曰以當稅給作器物也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  
者亦稅之 疏曰云屠者謂屠殺豕羊之類其人亦有  
地稅因其屠即取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使入王府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

鄭氏曰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滯貨不售者官為居  
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  
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  
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  
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  
居之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玄謂滯讀如沉滯之滯珍異  
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又則將瘦臞腐敗為買之入  
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夫實 疏曰云凡珍異  
之有滯者謂四時珍義異味買者遂少沉滯不售者也  
云斂而入于膳府者謂官以泉府之財買取之入于膳  
夫之府以供官食

有師

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

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鄭氏曰憲長縣之 疏曰按序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

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者刑謂市中之

刑憲狗扑禁謂市中之禁謂司當時設禁令非士師五

禁也鄭云憲謂長縣之則經憲非為狗扑之憲

察其詐偽飾行債賈者而誅罰之

鄭司農云債賈也賈惡也謂行且賣竅偽惡物者玄謂

飾行債賈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焉飾之令欺詐買者

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疏曰上司市已云胥師賈師准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上摠言之此止當職故申叙之也

賈師

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賈然後令市

疏曰按序官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也云辨其物而均平之者此與

胥師所掌同云展其成而奠其賈者則與胥師異以其

知物賈故之

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

鄭氏曰恒常也謂若儲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疠者貴

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鄭氏曰薦宗廟之物 疏曰此珍異亦是富人賤時時

豫儲而後貴時賣之

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鄭氏曰債買也故書賣為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

賣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為官賣之均勞逸

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疏曰此亦從行所在當職為官賣買也

司武

十肆則一人

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武亂者出入相陵犯者

以屬遊飲食於市者

鄭氏曰詛讒也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 疏

曰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者禁之若不羣遊則

得飲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鄭氏曰則搏執而戮辱之

司稽

五肆則一人

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鄭氏曰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

疏曰按大司徒民當同衣服今有人衣服不與眾人同又視占亦不與眾人同及所操物不知品式此皆違禁之物故搏之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疏曰上司市市中之刑無過憲狗扑者附於刑者歸於士此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亦無過小盜狗扑而已故云以徇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狗故徇刑兩言之也

胥

二肆則一人

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

令襲其不正者

鄭氏曰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疏曰按序官胥二肆則一人故亦云各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鞭度而巡其前者此鞭度亦如上文守門者設以笏為鞭而量物也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鄭氏曰罰之使布 疏曰此罰布即上臺人職云罰布一也故彼注云罰布者犯市令之布也

肆長

每肆則一人

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

鄭氏曰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於人 疏曰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

歛其總布掌其戒禁

杜子春云總當為僂 疏曰此肆長各主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故後鄭引而從之也

泉府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

人徒八十八

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 疏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

以市之征布故與司市連類在此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入郊入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鄭氏曰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揭書其賈揭者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 疏曰掌之以市之征布者即上廛人斂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故摠云征布也云各從其

抵者抵謂本主所屬之吏乃付之即都鄙從其主人郊人是也云都鄙者可兼大小都及家邑云國人者謂住在國城之內即六鄉之民也云郊人者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投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鄭氏曰其有貧民而借用者有司謂其所屬之官別其所貸之物定其賈而與之國服謂生民於國所服之業如農圃之類也息者保之使生息也蓋因其所服之業以資其生生之計焉有司為國事與作用財者取具於泉府會計也納入也其羨餘者不入職幣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二三月

鄭司農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賈物 疏曰

先鄭之意以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鄭氏曰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倣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市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疏曰貸者即今之舉物



生利與上文不同云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者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為之息者所出之利各依國服而為息也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鄭氏口入餘於職幣 疏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者言事謂有司為國家之事興作用財物者皆來向泉府取財為具焉泉府財盡乃於餘府別取焉云歲終則會其出入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塵人歛取歛布已下云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別出與人故云納其餘也

司門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 疏曰司門在此按其職云正其貨賄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掌貨賄與司市相連故亦在此

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

鄭氏曰鍵讀為蹇管謂籥也鍵謂杜 疏曰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者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杜以閉門故雙言以啓閉國門則王城十二門者也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鄭氏曰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没入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鄭氏曰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鄭氏曰監門門徒 疏曰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則停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遣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

凡歲時之門受其會

鄭氏曰受祭門之餘 疏曰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揔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於門之事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鄭氏曰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 疏曰謂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得告皆遣人往迎

司關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關界上之門 疏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國貨之節以達關市故同與士連類在此此司關亦是摠檢校十二關所司在國門內下云每關下士二人者自在關門關閉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鄭氏曰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按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塵

鄭氏曰征塵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

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塵 疏曰司主也主貨賄出入謂上經以聯門市者是也云與其征塵者征謂稅塵謂邸舍雙言也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鄭氏曰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材而撻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鄭氏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疏曰此文重釋上國貨之節上直云璽節此經載有傳傳則過所文書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鄭氏曰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異人出入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 疏曰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

凡四方之賓客啟關則為之告 鄭氏曰謂朝聘者也啟關猶謁關人也 疏曰啟猶至也幾外諸侯來朝使卿大夫來大聘小聘但至關門皆先謁關人關人止客則奔告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畿也

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鄭氏曰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與通之 疏曰此雙言之云有外之送令者則以節傳內之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又云有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之者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送至畿上也

掌節

上二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皆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疏曰按其職云掌守邦節辨其用在此者以其節連于門市故亦連類在

此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鄭氏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琥圭琬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疏曰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王國文單言邦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鄭氏曰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色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士為之以命數為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金也以英蕩輔之

鄭氏曰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鄭氏曰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塗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

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  
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  
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  
皆主治五塗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  
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  
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謂如今郵行有程矣  
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鄭氏曰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  
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通 疏曰此經總鮮  
上經門關諸有節并有傳輔成信驗或有節無傳或有

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鄭氏曰國土內之其無節者遇門關幾察之處則執之  
而不通使行也 疏曰此亦總解門關已下有節傳今  
無節者非直被幾而又不通達前所也

遂人

中大夫二人

鄭氏曰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  
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司農云遂  
謂王國百里外

掌邦之野

鄭氏曰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濼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鄭氏曰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鄣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疏曰遂人以土地之圖據圖以經界其田野田野謂田在百里之外野中所經界者即造縣鄙已下是也云造縣都者此與下五家為鄰

之等為摠目五家已下有六等畧言二者耳云皆有地域溝樹之者從五家已下據地境界四邊營域為溝溝上而樹之也云使各掌其政令刑禁者五家則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宰施政令已上皆施之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者稽計也人民猶言夫家夫家男女也以歲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多少而損益之云使之田野者若下文一廛田百晦云簡其兵器者若族師旗鼓兵革云教之稼穡者亦若計耦耕事

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  
政 阡稼穡以興鋤利阡以時器勸阡以彊予任阡以土均平

鄭氏曰變民言眡異外內也眡猶懵懵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鋤為藉杜子春云讀鋤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疏曰云以下劑致眡者對六卿之中其家一人為正卒已下皆為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為正卒第一者為羨卒自外並為餘夫家取二人為下劑致眡也云以田里安眡者田則為百畝之田里則五畝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眡也以樂昏擾眡者男女人所樂故云樂昏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故配以婚姻即順民意也以土宜教眡稼穡者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是教之稼穡云以興鋤利眡者勸助也興起其民以相佐助是與民為利故云利眡也 愚補下劑當作質劑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氏曰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六遂之民竒受一廛雖上



地皆有菜皆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 疏曰此據在六遂之中為野故以野言之并上地中地下地以頒其田里此皆與已下為惣目也此直言上中下地亦當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鄭氏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三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一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三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夫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疏曰遂人所掌即六遂之中為溝洫之法遂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云夫間有遂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路向都及國城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內

鄭氏曰施讀為弛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 疏曰以歲時祭其夫家已下亦如族師所云以歲之四時成定男女之等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鄭氏曰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 疏曰此文起野役若小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謂令縣正已下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云以遂之大旗致之者以其遂人雖

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令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為旗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鄭氏曰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鄭氏曰委積於廬宿市 疏曰按大司徒云令野修道

委積彼謂摠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故注云

委積於廬宿市是亦令遺人也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寔陳役

鄭氏曰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寔也綽舉索也葬

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綆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馬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疏曰此居職末摠結之言也

遂師

下大夫四人上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疏曰遂師下大夫四人當鄉師處但無六命鄉一人以

其六鄉為正六遂為副故尊卑不同以主事相似故上士已下其數與司徒同自此已下至旅師皆是地事故在此

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鄭氏曰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疏曰以遂師下大夫四

人所掌六遂亦如鄉師主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故云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并以時登其夫家衆寡六畜已下鄉師之職但鄉師云輦又云老幼貴賤廢疾也此不

言之此云經牧其田野之等彼不言之皆是互換為義故設文不同也云周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者謂周徧知其夫家六畜及田野之等任之據人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也云作役事則聽其治訟者役事中可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皆聽其治訟也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鄭氏曰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歛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疏曰遂師各自巡其春種曰稼秋歛曰穡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疏曰案冢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泣誓

百官并戒百族此官主審其戒遂之民故不同也

入野職野賦于王府

鄭氏曰民所入貨財以當九職九賦中王府之用者

疏曰云野職謂民九職之貢野賦謂民九賦自邦甸家稍縣都之等口率出泉以其在遠郊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云中土府之用者亦是遂師自當徵其穀稅泉以入大府分之衆府也若然按大府職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入於土府彼入王府者是式貢之餘財以之美者由大府乃入王府此經入王府者非財之美不堪王之玩好者也

賓客則巡其道修定其委積

鄭氏曰巡其道修行治道也故書在為比鄭司農云  
比讀為庇凡具也 疏曰巡其道修者大司徒云野修  
道委積據國外曰野在六街之中者此據六遂之中者  
大喪使帥其屬以幪帶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磨  
車之役

鄭氏曰使以幪帶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幪帶先所  
以為葬窆之間无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丘籠  
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屨車極路也極路載柳四輪  
迫地而行有似於屨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  
籠輶屨禮記或作搏或作輶役謂執紼者鄭司農云抱  
磨磨下車也玄謂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

而遊師以名行校之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鄭氏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為庇

疏曰軍旅謂征伐田獵謂四時田云平野民者謂夫遂

師平正六遂之賦故云平野民也云比叙其事而賞罰

遂師校比次叙其行伍而行賞罰也

遂大夫

中大夫一人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  
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  
戒禁聽其治訟

鄭氏曰施讀亦為弛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

疏曰此一經與遂師職意同但互見其義耳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氏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

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鄭氏曰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用

令所云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

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鄭氏曰興吐舉民賢者能者如六卿之為也興猶舉也

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

疏曰云三歲大比凡下若卿大夫三歲大比興賢者能

者其義同變之耳云帥其吏者則遂大夫已下縣正至

鄰長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鄭氏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眾寡也六

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疏曰此言為邑

者義如上不言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采邑也

云以四達戒其功事者達通也謂將四通之事以戒勅

其功事功事即上注九職之功業也云而誅賞廢興之

者此亦如天官注大有功不徒興入賞之大無功不徒

廢又誅之故誅賞廢興連言之也

縣正

下大夫一人

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疏曰以一遂有五縣故云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者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也云頒田里者亦如上文夫廬田百畷也云以分職事者即九職之功事也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疏曰若將用野民者言將事未至之時預徵野民也言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也言行役謂若巡狩及功役

言移執事謂移徙用民以執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疏曰此經結上文功役之事事訖乃稽考其功多少當計會其事之可否而有功者賞無功者罰也

鄙師

上士一人

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疏曰五鄙為縣五百家為鄙故云各掌其鄙之政令也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疏口知作民是起役者案下鄭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上文每云野役故知此作成

亦是起役事也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燬惡而誅賞

疏曰知時四時者見鄉師職云凡四時之徵令則凡言

歲時者皆是四時唯鄉師云賙萬民之難阨而云歲時

巡國及野者鄭注云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難阨非常

故也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鄭長

中士一人

各掌其鄙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

紀祭祀之事

疏曰以其一鄙五鄩故云各掌其鄙之政令也云以治

其喪紀者謂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治

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祀與州同縣

正鄙師鄭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

也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

有司數之

鄭氏曰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 疏

曰言作其民而用之者謂師田及巡狩之等直言以旗

鼓兵革不言車輦文不具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鄭氏曰聽之受而行之也女功絲枲之事 疏曰此鄭  
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考女功之事

里宰

下士一人

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疏曰里宰二十五家不言合者文承遂師以下皆有各

掌此亦各掌可知

以歲時合耦於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  
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疏曰云歲時者亦謂歲之四時云合耦於耤者耤助也  
謂合兩兩相佐助於里宰處云以治稼穡者謂治理其

民使為春稼秋穡之事云趨其耕耨者謂使民趨時以

春耕夏耨云行其秩叙者謂使民行其合耦使有次第

云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者以六遂之賦稅

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則此財賦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

師旅師也

鄰長

五家則一人

掌相糾相受

疏曰鄰長不命之士為之各領五家使五家有過各相  
糾察宅舍有故又相容受也

凡邑中之政相贊

疏曰邑中者亦謂一里之內有上政令徵求則五鄰共相贊助此則以長補短故鄭云長短使相補助也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疏曰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謂不便其居則徙于他遷向他遂非直從授之明無罪過亦當以旌節將行如六遂比長云徙于他則以旌節而行之出鄉無節則唯園土內之是也

旅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稅宜督其親

民

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閭粟

鄭氏曰野遠郊之外也勑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九夫之稅粟閭粟閭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疏曰此旅師斂六遂之稅六遂在野故云各掌野之勑粟之等

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氏曰而讀為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難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以質劑致民按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

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歛之而用之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鄭氏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 疏曰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所云是直給不生利也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困之官民俱益之也

凡新吐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鄭氏曰新吐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徙政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

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屬民新法焉

稍人

下上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主為縣師令都鄙立甸之政也距王城三十里曰稍家邑卜都大都自稍以出焉

掌令立乘之政令

鄭氏曰立乘四丘為甸甸讀與惟禹啟之之啟同其訓曰乘田是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名并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 疏曰云掌令立乘之政令者四井為邑四

邑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故云丘乘不言令并邑者舉中而言也言令者謂三等采地之中為溝涂之法耳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鄭氏曰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謂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謂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謂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適焉 疏曰云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云師

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云行役者謂巡守及興後云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者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正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也既作同徒乃致於大司馬故云以聽於司馬也

大喪師輦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鄭氏曰輦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師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則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疏曰此經釋天子之喪將葬使稍人師輦車及役人使至之事云以聽於司徒者以其司徒地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

也

委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䟽材木凡畜聚之物

鄭氏曰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

澤之賦也凡䟽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

芋禦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嬪婦遂師以

入王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鄭氏曰聚凡畜聚之物也 䟽曰委人掌斂野賦故以

三百稍地之聚二百里甸地之聚待羈旅過客之等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鄭氏曰余當為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畜聚之物 䟽

曰知餘聚是縣都者之其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

王畿上巳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

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

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䟽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

囿財用

鄭氏曰式灋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廡者為薪

細者為蒸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

旅又有疏材以助木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圃之財用者藩羅之材疏曰此一經以委人掌歛野賦故有委積皆供之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鄭氏曰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 疏曰言軍旅賓客者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故謂之軍旅之賓客也

土均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

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鄭氏曰政讀為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邑也地守虞衡之

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謂之九貢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

以地微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鄭氏曰禮俗邦國者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

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理萬

物者也 疏曰土均王調即是和義故土均以和畿外

邦國畿內都鄙之政令及五刑五禁與其施舍不役之

等並須調和之使之得所也云禮俗喪紀祭祀三事皆

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云掌其禁令者恐有僭踰與下逼故禁令也

草人

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草除草

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鄭氏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黃白宜以種木之屬 疏曰掌土化之法者即下經所云糞種是化土使和美

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糜渴澤用鹿鹹渴用

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樂用蕒輕費用犬

鄭氏曰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線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鹵也貍貍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彊樂強堅者輕費輕脆者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蚘鼠也壤白色蕒麻也玄謂墳壤潤解

稻人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疏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稼下地又云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土地之事故在此胥徒多者以其并遺營種稻

田

掌稼下地

鄭氏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

疏曰以下田種稻麥故云稼下地

以猪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  
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鄭司農說猪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  
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  
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  
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  
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呼也澮田去水大溝作猶治也

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

種稻 愚補涉當作步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鄭氏曰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  
蓋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為芟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  
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  
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澤草所主種之芒種

鄭司農云澤草之所主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  
疏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者但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  
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



旱暵共其雩斂

鄭氏曰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疏曰此旱雩據夏五月已後修雩云暵者旱之熟氣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旱暵也然二種雩皆供雩斂也

喪紀共其葦事

鄭氏曰葦以關壙禦濕之物

士訓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疏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亦是土地之事故在此或曰冬官掌邦土而居四民時地利乃

其事也若士訓之掌地圖王巡狩則夾王居以詔地事土居之致日景王巡狩則辨土宜以樹王舍此司徒所以統土訓而司馬所以馭土方也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鄭氏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

道地憲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鄭氏曰地憲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者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反物未生則不求也鄭司農云地憲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

頒其餘於萬民

鄭氏曰官所取之餘則頒賜於萬民

王巡守則夾王車

鄭氏曰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家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鄭氏曰並同山虞但山虞用旗則畫熊虎澤虞用旌則

折羽為之

誦訓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為又時事

掌道方志以詔觀

鄭氏曰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

魯有大庭氏之庫穀之二陵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鄭氏曰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為

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

其俗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王巡守則夾王車

疏曰亦與土訓同各以所掌以告王也

山虞

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

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

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鄭氏曰物為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

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材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避

列守之 疏曰案下文材自有衡官掌之今山虞兼云

材者彼材是竹木生平地者材衡掌之此山林并云者

自是山內之材即山虞兼掌之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

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北生者冬斬陽夏斬陰堅

濡調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鄭氏曰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忍也服牝服

車之材 疏曰服謂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軛子

貫之耜謂耒耜隨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者二木皆

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為之云時入者以其須堅故須

依上文仲冬仲夏之時也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鄭氏曰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久

盡物 疏曰玉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彼據萬民

伐木之時謂十月之中此云萬民時斬材亦謂十月時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鄭氏曰掄猶擇也不禁者有不拘日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鄭氏曰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

之木可 疏曰上經云邦工入山林不禁此又云春秋

之斬木不入禁與上違者上文據國家使工取擇木故

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

之斬木不入禁故鄭云斬四野之木可雖斬四野木至

於三月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

凡竊木者有刑罰

鄭氏曰竊盜也 疏曰此謂非萬民入山之時而民盜

山林之木與之以刑罰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蹕

鄭氏曰為主士辨護之也修除治道路場壇 疏曰此

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云則為主者謂

主當祭事者也而修除者謂掃除糞灑云且蹕者且復

蹕止行人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

焉

鄭氏曰萊除其草萊也弊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上樹

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較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

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仇數則短也珥者取禽左耳以

效功也 疏曰言大田獵者謂王親行若田在山則山  
虞芟萊草木於可陳之處故云萊山田之野又及弊田  
植虞旗於中使民得禽牲者望見之致禽於其所而珥  
焉珥當為珥謂輸禽者割取左耳以效功也

林衡

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鄭氏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  
曰林山足曰麓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鄭氏曰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 疏曰

此林衡兼麓者以爾雅山足曰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  
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鄭氏曰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盜竊  
則有賞不則罰之 疏曰此時考校而計林麓以行賞  
罰者林衡之官既平民之守護林麓而會計民有功者  
賞之損麓之財者罰之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鄭氏曰罰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疏曰上山虞尊故設  
之是以此林衡若斬木材則於虞適受焉

川衡

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川流水也禹貢九川滌源 疏曰川衡者平知

川之遠近寬狹及物之所出官及胥徒多者以其川路  
長遠巡行勞後故也中川小川之等自若常法故差少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  
罰之

鄭氏曰舍其守者時按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疏曰

川注者皆是也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今川衡兼云

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為滎澤

滎澤則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滎澤掌之如此之類皆  
是

祭祀賓客共川奠

鄭氏曰川奠蘩豆之實魚鱠蜃蛤之屬

澤虞

每天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鄭氏曰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

有八藪 疏曰虞亦度也度知澤之大小及物之所出

用中士尊於川衡者以其澤之所出物衆多胥徒少者

以其巡行處近故也中澤小澤已下皆如川衡者自是

常法

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頌其餘于萬民

鄭氏曰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于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為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 疏曰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周公設經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是互見為義故也此澤虞云以時入之于王府頌其餘于萬民亦據中所出入王府者多故持言之無妨山虞川衡之等亦入王府亦是互見其義也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鄭氏曰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芻菱芡之屬喪紀共其蒹蒲之事

鄭氏曰蒹以闡墻蒲以為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鄭氏曰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疏曰萊所田之野一如山虞之職

迹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

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鄭氏曰田之地若今苑也 疏曰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故掌邦田之地政云為之厲禁而守之者有禽獸之處則為苑囿以林木為藩羅使其地之民遮厲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

鄭氏曰令謂時與處也

禁麇郊者與其毒矢射者

鄭氏曰為其天物且害心多也麇麋鹿子 疏曰此謂

四時常禁按月令孟春云不麇不郊又王制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麇不郊者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其月令季春云餽獸之藥毋出九門者彼亦崇其春時彼鄭注云凡諸畧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

有時不得用耳云為其天物釋經禁麇郊者且害心多釋毒矢射者也

外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外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鄭氏曰錫鉛也 疏曰此金玉錫石四者皆在于山言

地者即山也為之厲禁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鄭氏曰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虞 疏曰取此四者雖無四時之文當取之日應亦有時故



云以時取之

巡其禁令

鄭氏曰行其禁明其令

角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疏曰以其是徵斂之官故亦在此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氏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

曰角人止應徵角物兼言齒骨者以其齒骨并是角類

以細小之事因類兼掌之云以當邦賦者言農則皆有

夫田出稅今以此農近山澤山澤有此骨角及齒此三

者國之所須故使以時入採而稅之以當地稅氏蓋國

之事者自此已上皆不言以當邦賦者皆文不具舉此

一事餘可知並是省文之義也

以量度受之以共財用

鄭氏曰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所中

羽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疏曰以是徵斂之官故亦在此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氏曰翮羽本 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

染以為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

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  
鄭氏曰審搏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  
謂之搏百羽謂之緝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  
矣

掌葛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曰亦是徵斂之事故在此

掌以時徵締絡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  
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氏曰草貢出澤蒞紆之屬可緝績者 疏曰所以徵  
締絡于山農者以其葛出于山故也凡葛征者其徵締

絡之材即葛是也又云凡征葛者總結之也云徵草貢  
之材于澤農者以蒞出於澤故也  
以權度受之

鄭氏曰以知輕重長短也 疏曰上角人齒骨與角不  
須稱直言度量此經葛草等不須量故以權度受之使  
知斤兩長短故也

掌染草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

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鄭氏曰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荊之屬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鄭氏曰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 疏曰案天官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夏為五色至秋染五色故鄭云染夏之時時謂秋時也

掌炭

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疏曰以其徵斂之官故亦在此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鄭氏曰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茶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疏曰以其徵斂之官故亦在此

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鄭氏曰茶茅秀蔬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

掌蜃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氏曰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

掌斂五物蜃物以共闔墻之蜃

鄭氏曰五物蚌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榑先塞下以蜃

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疏曰歛互物者以其互物是蜃之類故因類使掌之  
又云蜃物者共百事之蜃與下共闡墻之蜃別

祭祀共蜃器之蜃

鄭氏曰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  
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  
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

共白盛之蜃

鄭氏曰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  
之義灰云

園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疏曰園是地之用故在此注園今之苑

掌園游之獸禁

鄭氏曰園游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  
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園游之獸游牧之獸 疏曰

案孟子文王之園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園百里  
並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園是勇力取今之  
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為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  
非大園是小苑觀處也

牧百獸

鄭氏曰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

狐狸鳧鶴備焉 疏曰此於小園中牧養百獸言百者

舉成數而言雖以百獸為主其中亦有飛鳥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

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場築為墀李秋除園中為之詩云九月築場圃  
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菰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鄭氏曰果棗李之屬菰瓜瓠之屬珍果蒲桃枇杷之屬

疏曰場圃連言場圃同地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其

場因圃而為之故並言之也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菰享亦如之

鄭氏曰享納牲 疏曰享納牲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

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豆籩中有果

菰之物故云享亦如之

廩人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

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鄭氏曰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鄭氏曰匪讀為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

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 疏曰廩人掌米

倉人掌穀今廩人云九穀者以廩人雖專主米亦兼主

穀故以九穀言之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

鄭氏曰數猶計也 疏曰上下即豐凶廩人之官以歲

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

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誥告在

上用穀之法以治年之凶豐此則王制云制國用必於

歲之抄者是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鄭氏曰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 疏曰此

謂給萬民糧食之法故云凡萬民之食食者謂民食國

家糧食者人四鬴上也上謂大豐年也人食三鬴中也

謂中豐年人食二鬴下也謂少儉年此雖列三等之年

以中年是其常法

愚補人俱作夫謂一家也上父母下妻子不過八口八

口一月食二鬴年斯下矣如一人二鬴謂之下於理難

通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鄭氏曰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 疏曰此即穀

梁傳所云五穀不能謂之大侵謂大凶年之時用如此

法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鄭氏曰行道曰糧謂糈也止居曰食謂米也 疏曰此

會同師役皆有軍人給糧食故須治之使均給之也

舍人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也

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澆掌其出入

鄭氏曰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

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廩人其有空

缺則計之還入 疏曰舍人總主給米之事而掌平王

宮中之政謂平其給米多少不得持多持少也云分其

財守者財即米也故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亦謂米

為財謂分米與宮正內宰守禁之所使頒與所使守之

人云以法掌其出入者出謂米出於廩人以出給入謂

其有空缺則還入廩人皆當以法不可虛也

凡祭祀共簠簋食之陳之

鄭氏曰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疏曰祭祀言

凡則天地宗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

故云凡以廣之也

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芻米芻禾

鄭氏曰禮致饗餼之禮 疏曰亦如之者亦有簠簋實

之陳之事故亦如祭祀也言實之陳之則據饗餼及饗

食之時也云共其禮車米芻米芻禾者鄭云禮致饗餼

之禮素聘禮曰致饗使卿大夫歸饗餼米百芻設於中

庭車米三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又藁掌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車禾五十車芻薪倍禾仁伯米百筥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言陳是其獲餼車米筥芻禾所陳多少之事

喪紀共飯米熬穀

鄭氏曰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皆四升實者錯盈熬穀者錯於棺旁所以惑蚘蟣也喪大記云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如魚腊焉

以歲時縣種陸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鄭氏曰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籍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見內宰職 疏曰內宰主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陸彼內宰上春后獻種示不敗壞且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鄭氏曰九穀六米別為書

歲終則會計其政

鄭氏曰政用穀之多少

倉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曰如廩人米粟地之所成

掌粟入之藏

鄭氏曰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鄭氏曰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鄭氏曰大事謂喪戎

司祿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下人

鄭氏曰主班祿 疏曰在此者其職既闕未有所掌云

何但頒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舍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注云班祿故與倉人連類在此

司稼

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

鄭氏曰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 疏曰云巡邦野之稼者謂秋熟之時觀之矣若然

春稼秋穡不云穡而云稼者穡而有故云言稼也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澶

鄭氏曰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

除減半 疏曰此觀稼亦謂秋熟時觀稼善惡則知平

上下豐凶以此豐凶而出稅斂之法

掌均萬民之食

鄭氏曰均平也猶上則人四鬴下則人二鬴之類

而調其急

鄭氏曰民有艱厄之急則調賜之不書償也

而平其興

鄭氏曰謂興以調急則均平其役也

春人

奄二人女春枕二人奚五人其職闕

鱮人

奄二人女鱮八人奚四十人其職闕

稟人

奄八人女稟每奄二人奚五人其職闕

黃氏曰抄曰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

得而聞劉歆主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

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峯則

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

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為民極數

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為然亦不可考矣惟程氏謂有關

唯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謂推其本而  
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竊意周官法度  
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爾今以先儒考  
訂聊筆其一二云陳君舉曰地官掌教難曉以屬官考  
之自御老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御遂之官自封人  
至充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掌財賦征  
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  
門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衡以至掌染草炭茶蜃極于  
場人圉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幾近六十官所謂  
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調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  
其他則整頓田疇分隸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

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王次點曰司  
徒所掌大抵田賦等事似與天官太宰九貢九賦大府  
以下等官相類黃氏曰地官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  
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  
八十人王之門關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府  
一百三十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二人徒二  
千四百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人女舂梳二  
人女饅八人女橐十六人奚八十五人是皆著於數者  
也山虞林衡澤虞場人皆中下士又其府史胥徒又司  
市立胥徒賈師司譏司稽肆長皆不能計其數者也鄉  
老皆公即三公鄉大夫皆卿即六卿六鄉三十州州長

皆中大夫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為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士族四閭為三千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為萬五千比比長皆下士六遂大夫皆中大夫六遂之縣視州鄙視黨鄩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郊其官為四郊之吏稍不為邑縣都不為都有吏主之皆不可以數計也呂氏曰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有奇府史胥徒不在數虞衡迹人等亦不在數據畿內之地似難容許多官畿內戶口亦難共許多官愚謂盡畿內之人不為民而盡為官亦無此數

周禮集說卷第四

